

永樂大典

卷一千二百

至 易之興也。其當殷之末世。周之盛德邪。當文

王與紂之事邪。是故其辭危。危者使平。易者使

傾。其道甚大。百物不廢。懼以終始。其要无咎。此之

謂易之道也。

朱子本義危懼故得平安。使易則必傾。復易之道也。此第十一章。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其辭危是有危懼

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。慢易者能使之傾覆。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。故曰百物不廢。其要无咎。要作去聲。則是要約之義。若作平聲。則是要其歸之意。又曰要。去聲。是要德地要平聲。是遠取那裏意思。又曰其要只欲无咎。卜子夏傳易之興也。當末殷周之盛德也。殷紂反正。文王受命。憂於危亡。故積其行事。極其象類。窮其變化。作易之書。以遠其凶悔。而明其道也。使憂者謹慎。而得其平民所助也。易之六成者。自致其傾。眾所棄也。所以推其亡。而固其存也。其道甚大。而百事得舉也。懼其凶害。開其進退。則始終會其无咎。此易之道也。韓康伯註易之興也。止文王

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

十五

興紂之事。耶文王以盛德家難。而能亨其道。故稱文王之德。以明易之道也。其當如字。下當文王同紂。直又反。難乃且反。其詳廣矣。是故其辭危。文王與紂之事。危其辭也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。易慢易也。易以鼓反。注同。其道甚大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夫文不當而吉凶。主則保其存者亡。不忘亡者存。有其治者亂。不忘危者安。懼以終始。歸於无咎。安危之所由。爻象之大體也。治。直吏反。陸德明音義。見前。韓康伯註。孔穎達正義。易之興也。止故其辭危。此一節。明易之興起在紂之末世。故其辭者憂其傾危也。以當紂世。憂長滅亡。故作易辭。多述憂危之事。亦以垂法於後。使保身危懼。避其患難也。周氏云。謂當紂時。不敢指斥紂惡。故其辭微危而不正也。今案康伯之註云。文王與紂之事。危其辭也。則似周釋為得也。案下傳云。危者使平。則似危謂憂危。是非既未可明。所以兩存其釋也。危者使平。易者使傾。危者使平者。既有傾危。以象大難。文王有天下。是危者使平也。易者使傾者。若其慢易。不循易道者。則使之傾覆。若紂凶惡。以至誅滅也。其道甚大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其道甚大。百物不廢者。言易道功用甚大。百種之物。賴之不有休廢也。懼以終始者。言恒能憂懼於終始。能於始思終。於終思始也。其要无咎者。若能始終皆懼。要會歸於无咎也。此之

謂易之道者言易之為道若能終始之權則无凶咎。此謂易之所用之道其大體如此也。要其辭危。周謂危而不正。韓謂憂危。凡前上義李鼎祚集解易之與也。上當文王與紂之事耶。虞翻曰。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。末世乾上盛德。乾三也。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。以服事殷。周德其下謂至德矣。故周之盛德。紂窮害上。知存而不知亡。知得而不知喪。終以才死。故殷之末世也。而馬荀鄭君從俗以文王為中古。失之遠矣。是故其辭危。虞翻曰。危謂乾三。夕惕若厲。故辭危也。危者使平。陸績曰。文王在紂世。有危亡之患。故於易辭多趨危亡。本自免濟建成王業。故易爻辭危者使平。以象其事。否卦九五其亡其亡。繫于苞桑之屬是。易者使傾。陸績曰。易平易也。紂安其位。自謂平易。而本傾覆。故易爻辭易者使傾。以象其事。明夷上六初登于天。後入于地之屬是。其道甚大。百物不廢。虞翻曰。大謂乾道乾三爻。三十六物。故百物不廢略。其奇八。與大衍之五十同義。惟以終始。其要无咎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虞翻曰。乾稱易道。終日乾乾。故无咎。危者使平。易者使傾。惡盈福謙。故易之道者也。張揖渠說易之與也。上當文王與紂之事。剛柔錯雜。美惡渾淆。文王與紂世之與。是故其辭危止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不齊戒其心。則雜而著也。百

不廢。細无不察也。司馬溫公說其辭危。意直醜正。實繁有徒。易者使如韓曰。易。慢易也。其要无咎。福莫長於無禍。蘇軾傳易之與也。上比之知易之道也。得其大者。縱橫逆順。无施不可。而天下无廢物矣。得其小者。慎以終始。猶可以无咎。張紫巖傳嗚呼。讀易而聖人之心可見矣。聖人憂天下後世之為君臣。與夫凡有生於天地間。不知欽畏。修己以自蹈安。平承事之域。是故辭不得不危。知危而危之。則平於危。而易之則傾。平故吉。傾故凶。其道甚大。心法之一。與天地並。蓋周流於太虛之間。而莫知其紀極者也。而象之所示。百物不遺。因象求意。道可得焉。若夫爻之終始。吉凶著。悉具其中。一夫厥理。凶吝隨主。考象玩爻。以危為懼。易道之大。得之在我。斯可與天下同其憂患。吉凶矣。用傾不大。徐總幹傳。登百物。易道甚大。百物不廢。凡易爻言魚。豕牛之類。如黃牛。重牛。積豕。羸豕。孔牛。豚魚。喪牛。包有魚。包无魚。黃魚。孔馬。豕負塗。月數望之類者。皆象陰柔物類也。凡易爻言羊。馬之類。羝羊。喪羊。牽羊。乘馬。喪馬。鹿。鹿者。皆象陽剛物類也。其他以物為象。介于石。困于石。繫于石。繫于苞桑。據于蒺藜。困于葛藟。皆以物之剛柔為象也。故始初六繫于金柅者。言繫身於剛得所依也。解九二得黃天者。言九二因得中直之道也。噬嗑九四得金天者。噬者剛直之道也。噬

嗑六五得黃金者。唯得中剛之理也。易道廣大。近身遠物。皆取焉。且乾明君人之道也。而言龍之變化。有田淵與天之辨。漸明君子之道也。而言鴻之漸進。有磐木陸陵之別。易之稱名取類。言曲事隱。自非化而裁之神。而明之。豈能觸類而長。旁通其情也哉。今說卦之後。有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章。未必夫子所默之八索也。其言物理。各從卦類。君子焉可不以易者象也。象也者像也。研窮其旨哉。非唯解易之興也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文王遭紂之世。家大難而演易。是故其辭危。危懼也。懼斯道之不聞於天下後世也。後世得其言。則危者可平。夫其言。則易者可傾。其道甚大。天地之間。无不備。是以天下无廢物。懼人以終始。則使人謹終如始。安不忘危。存不忘亡。要其歸。終使无咎而已。此所謂易之道也。說者或以危為迷憂。危之事。使後世危懼。避患或以危為微。不止之辭。二者皆非聖人之道也。朱漢上傳易之為書也。廣大悉備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此章再明六爻。雜物之義。易之為書。廣大而无外。語天地之間。則无乎不備矣。有天道焉。陰與陽也。有人道焉。仁與義也。有地道焉。柔與剛也。此三者一物而兩體。陰陽也。而謂之天。仁義也。而謂之人。剛柔也。而謂之地。故曰三材。兼三材而兩之。故六。兼之者。天之道。兼陰與陽也。人之道。兼仁與義也。地之道。兼柔

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

七

與剛也。六者非它。即三材之道也。是故三畫而有重卦。六即三也。三即一也。道有變易。有流動。又則微之。故曰文。天地相參。精氣所聚。其奇有六。故曰物。八物相錯而成文。故曰文。文當其位。則言。文不當其位。則凶。故吉凶主焉。易之興也。當殷之末世。周之盛德。何繫之辭。而告其吉凶者。如是乎。又紂與文王之爭。何君子處小人之間。而其辭危乎。是故危懼者。使知可乎。慢易者。使知必傾。所以長君子消小人也。其道甚大。君子小人无所不容。不容則不足以準天地。百物不廢者。所以形容其道。所謂悉備也。初辭擬之。卒成之終。使知善不善之積。成名滅身。非一朝夕之漸。故原始要終。而懼焉。其大要歸之无咎而已。此之謂易之道。易之道。立人道以貴天地。而為一者也。曹種易粹言。易之興也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橫渠先生曰。顯道者危。使平易。使傾懼以終始。其要无咎之道也。止象。所引橫渠先生曰。剛柔錯雜以下。及曰。聖非凡。見前。張橫渠說卦。郭雍。李衡。義海。撮要其道甚大。百物不廢者。道之於身。遠之於物。微之於无。知。幽之於无形。皆在所取也。懼以終始。則有平而无傾。其要无咎。則雖大而無憂也。集所引韓康曰。註。孔穎達。正義。朱漢上傳。且見前。呂祖謙。集傳。楊氏易。葉曰。明易。其子以一又言之也。文王以總一卦言之也。繫辭曰。易之興也。其

永樂大典

卷一二〇〇

當殷之末世。周之盛德耶。當文王與紂之事耶。其明天之謂乎。曰。剛柔錯雜以下。見前張橫渠說。揚萬里傳。前章言易與於中。古作於憂。忠。仲尼之意。已屬文王矣。以為未足也。此章又明言易與於殷之末世。周之盛德。猶以為未足也。又指而名之曰。當文王與紂之事。則元復扶毫隱情矣。嗟乎。千載之在。有幸逢一朝之仲。一家之私。有不沒天下之公。文王无過於紂。而有過於仲尼。其千載之在。一朝之仲。紂。殷王也。仲尼。殷後也。而仲尼。敗殷為不世。衰周為盛德。指紂之名而不諱。稱文王之王而不抑。其不以一家之私。沒天下之公歟。大哉。文王之聖歟。大哉。仲尼之公歟。大抵无冠言備冠者。不若遺冠言備冠者之為周。无虎言防虎者。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為上。何者。意之者。不若履之者也。文王遭紂。美里之禍。而演易。不以己之憂患。忘天下後世之憂患。乃推己之憂患。慮天下後世之憂患。其於憂患。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。其心危。故其辭亦危。此无他。以吾身之危。欲使後世之危者平。以吾心之不慢易。恐後世之易者傾。其慮患之道甚大。故其取喻於物也甚詳。曰。其月望。蓋取諸天。山泉水風。蓋取諸地。右左股。蓋取諸身。金天玉鉉。蓋取諸器。莫陸爪隕。蓋取諸象。棟隆牀辨。蓋取諸木。鶴鳴鴻漸。蓋取諸禽。括牛履狐。蓋取諸獸。天下之物。苟可為

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

十八

得夫吉凶之象者。有一物之發者。皆後之觀吾易者。以百物求大道。以百辭求安平。懼之於始。懼之於終。則其要歸於吉而无咎矣。然則文王以易之道。免一己之憂患。求聖也。以易之道。免天下後世之憂患。斯聖矣。故仲尼贊之曰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張南軒說。道汚則從而汚。此商之末世也。道隆則從而隆。此周之盛德也。觀諸文王與紂。則危者使平。易者使傾。蓋可知矣。文王囚于美里。望道未見。以其小心翼翼。而遵其易。故危者使平。也。紂貴為天子。以其殺戮無辜。而悖於易。故易者使傾也。其道甚大。世之百物。所以不發者。易有以行乎天地之中。故无發墜也。既懼其始。使人防微杜漸。又懼其終。使人待盈守成。其要之以无咎而補過。乃易之道也。林栗集解。前三章言易之為書。備矣。此章遂申明是書作於文王而成於周公。夫周公既已作禮樂。以維持當世。措之於泰和之域。而是書蓋哀世憂患之意。辭音淵奧。非中材小智所可窺測。故存其書而不著其人。將有待於後聖。而世或未之知也歟。夫子是以三歎而言之也。然則夫子何以知之。以其辭危而知之也。夫殷之末亡。賢聖之君六七作。周自台稷公劉積德累仁。至于古公季歷。肇基王業。而傳之文王。紂為天子。今行禁止。脯醢諸侯。莫敢不聽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。而北面為臣。脫於囚窮。當此之時。

謂危矣。文王身當其事，而周公日觀其時，夫安得不危。文王危之，故雖險而卒平。紂唯易之故，雖強之而卒傾。其在易蹇而受之以解，危者使平也。豐而受之以旅，易者使傾也。皆文王與紂之事也。其餘卦爻，亦莫不然。茲固消息盈虛之理，求其為之者，而不得以易為實使之也。夫極於大者，小或有所遺，精於小者，大或有所局。唯易之為書，廣大悉備，是以其道甚大，而百物不廢也。然苟能戒懼以終始者，其要歸於无咎。此則易之道也。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，而无一朝之患。其於是書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。表項安世玩辭末世盛德章第十七。此章專論辭而以危懼為主。慢易為戒，即易不可遠章之意也。象辭爻辭皆成於周，故論象辭則言衰世，言中古論爻辭則言殷周。皆指文王周公言之。李謙齋詳解易之與也。當殷之末世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象大難。此文王之所以為明夷者也。當紂之衰滅，天理而窮人欲，以文王之盛德，猶不免有美里之拘。則易之與也，豈非有憂患而然哉。惟其有憂患，故其辭危。危懼者，則使之平安。慢易者，則使之傾側。則其道甚大，无所不有。雖百物之微，亦在所不廢。懼之以終始之戒，使之安不忘危，以歸於无咎。此易之道，所以為憂世而作也。此章論文王作易之意，蔡節齋訓解文王憂患紂慢易故文王繫

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

九

易其辭多迷憂危之事。危者使平，文王也。易者使傾，紂也。易之道大，百物皆不能廢也。懼即憂危之謂，苟能懼以終而猶始焉，則要其終而无咎矣。馮椅輯註易之與也。止當文王與紂之事。紂當殷之末世，文王當周之盛德，故其事為紂囚文王於美里，而易乃興於此時也。蔡曰：非盛德則其无目而興，楊廷秀曰：仲尼殷後也。殷殷末世而不諱，不以私沒公也。是故其辭危。憂患斯世，故其辭危懼。耿曰：危如操心危之危。林黃中曰：以其辭危，而知其為殷之末世。文王與紂之事也。毛曰：文王身履其危，文王以其身試者，演之為書。易之教自此始行於天下。危者使平，危險也。平則无險。故其心危懼者，易之辭使之平夷而无憂。易者使傾，易險易之易。其心平夷，自以為安者，易之辭使之傾危而知懼。蔡曰：值有禮讓昏暴天道也。裁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天之於物也。耿曰：亦主於文王與紂之事而已。程可久曰：必於德而不必於數。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廢，物象也。亦事也。百物不廢，則无事之不該矣。懼以終始，其要无咎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終始即原始要終也。自始至終，使人知戒懼。其要在於欲人之无咎而已。此易之所以為道也。始言辭，而繼言道，則知辭以載道者也。右第十二章。前三章言易之書。此章明易之道。鄭少梅曰：文王之所以興，紂之所以亡，一

則小心知危一則慢易自肆。此吉凶之最明白者也。易之道无一而不存其中。此物理之學。學者見物之消息盈虛。有盛衰興廢。有死生禍福。寧无懼心哉。危懼之心。學易者之初心也。祭曰。夫子於此。蓋發文王與易之意。馮椅輯註說卦曰。其稱名之離而不越。於稽其類。其衰世之意。邪。又曰。易之興也。其於中古乎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。又曰。易之興也。其當殷之末世。周之盛德邪。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。是故其辭危。漢志曰。發道絕。文王演周易。周道故。孔子述春秋。聖人作經。皆其道之不行而明道以詔後世。文王遭世之變。故衍卦土。又以明世道之變易也。然作經以垂世而立教。自文王始。孔子持述之耳。彼尚書一經。蓋左右史之記錄。非立言也。田疇學易。蹊徑易之興也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天下之事。不有所長則亦不有所興。惟殷德之不競。既是殷末之世。故周德之日新。所以為易興之兆。於殷言世。以示天時。於周言德。以示人事。既曰殷之末世。周之盛德。而又曰文王與紂之事者。殷周則言其國。文王紂則言其人。殷世之所以衰。周德之所以盛。存乎人故也。以時為主。宜先殷而後周。以德為主。宜先言文王而後言紂。前文亦曰。易之興也。其於中古乎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。惟文王為紂幽於羑里。其於易也。為憂患而作。故其辭不得不危。危懼斯道之不

得興闕於天下後世也。危者使平。謂危懼者必得平安。有誠也。若文王中易者。使傾。謂慢易者必致傾覆。无所長也。若紂也。然平危傾覆。若有所懼。則其道疑若不大。殊不知文王作易。則彌綸兩間。凡正名於百物者。旁引曲取。皆易之所不廢。所以然者。蓋文王警懼紂之君臣。以有終有始。其大要則使之得以補過。始雖夫之東陽。終能收之桑榆。則紂之過。豈庶幾可免矣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非文王之德之盛。其能興於此乎。易後總義上文言易興於中古。作於憂患。其言微矣。至此方明言文王及殷紂之事。殷紂之世。文王不以吾所遭之憂患。而忘天下後世之憂患。於是演易六爻。其辭多危。而天下後世之人。危其危。則至於平。易其危。則至於傾。以至其道甚大。首物不廢。大槩懼以終始。歸於元吉。此夫子申其說。所以明演易之意也。徐相直說易之興也。止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。易雖始於伏羲。文王重之。而復有辭。則易自文王興也。其當殷之末世邪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。以服事殷。其周之盛德事邪。文王為紂囚於羑里。而演易。則易興於文王。明矣。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。是故其辭危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文王以當紂之時。人心皆實行同聲。可不危其辭於易。以為之戒。則人不知懼。枉陷於紂之刑戮矣。危者使平。則可達官執判。易者史須。則可息息。其

此文王與易之意也。是故其道甚大。百物不廢。其辭必終始警戒。位之懼要在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立於无過之地。所以為易之道也。張應詠解易之與也。止是故其辭危。文王作卦辭之時。居美里之囚也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危。畏也。易慢也。言易之戒辭。畏之可使平安。慢之必致傾危。其道甚大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易道廣大。百物不棄。使人戒懼以善其終始。其要得歸於无咎。此易道之濟利天下如是也。陳深讀易編易之與也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文王受紂之難。以直易其易與之時。是故其辭以親履其憂患也。是以己之憂患。慮天下後世之憂患。而繫之辭。故述而危之事。憂危者。使知可安平。慢易者。使知其必傾危。其慮患之道甚大。且取喻於百物不廢。所謂老備也。懼以終而猶始焉。則要其終而无咎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陳普解本義。危懼故得平安。慢易則傾危。易之道也。愚謂此為人作人道。唯戒慎恐懼。為終身之守。其要不過求免於罪愆而已。聖人作易教人。一言以蔽之。曰懼而已矣。百物不廢。亦不遺微小。苟有一物廢。則其大體亦非矣。丁易東象義。易之與在文王美里之時。蓋殷之末。而周之盛德也。而其辭危。夫子殷後。雖美文王之盛德。亦不能不感傷殷之末世也。以其辭危。知其為文王與紂之事也。其辭危。如所謂操心。

永樂大典

卷一二〇〇

者爾元異旨也。父統子業。言多辭。而又辭在其中矣。下文則皆象之義而言也。俞琰集說。易之興也。止是故其辭危。紂末无道。文王未因易。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耳。未有辭也。殷德既衰。周德既盛。易道遂興。故曰易之興也。其當殷之末世。周之盛德邪。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。以世言。故先殷而後周。以德言。故先文王而後紂。文王遭美里之難。其心危而不安。故其辭亦危而不安。辭謂象辭。又謂彖辭。凡六十四。爻辭凡三百八十四。皆文王之辭也。或謂文王止作彖辭。不作爻辭。謬矣。今以彖辭而觀之。未見其所謂危辭也。其危辭則於爻辭見之。謂爻辭非文王之辭可乎。占法不變者。斷以彖。變者。斷以爻。謂文王不作爻辭。不知占法者之妄論云爾。李隆山李西溪辨之甚明。茲不復贅。危者使平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乾之九三重剛而不中。而以驚。易自虞則曰厲无咎者。危懼而使之平安也。如豫之初六。陰柔處下。而以逸。豫自鳴。則曰鳴豫凶者。慢易而使之傾。履也。易道雖甚大。取喻則甚詳。而百物不廢。其要不過使人知懼。欲其慎終如始。而无咎焉耳。此之謂易之道。而聖人作易之本意也。百物不廢。如否之苞桑。坎之叢棘。大過之枯楊。困之蒺藜。葛藟。蓋取諸草木。井之甃。漸之鴻。中孚之豚魚。晉之鼫鼠。坤之牝馬。離之牝牛。蓋取諸蟲魚鳥獸。民之

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

三

背歲之類。吉嗟嗟之耳。鼻。明夷之心。履。蓋取諸身。坤之囊訟之帶。鼎之牲。震之匕。坎之樽。益。井之瓶。巽。旅之芥。解之矢。巽之沐。渙之机。大有之大車。既濟之絛。蓋取諸車服器用。它如泥沙。龜。其膏。血。酒。食。丘。園。陵。廟。之類。皆可以為言。亦得失之象者。即取以言之。是為百物不廢也。右第十一書。言文王所以作彖辭。爻辭之本意。李簡學易記。易之興也。止此之謂易之道也。文王當紂之世家。大難而演易。是故其辭多危懼也。後世得兵辭。危者方困于險。使知處之之道。坦然和平。易者方紐于安。使危懼知戒。而不致肆其道。甚大。天地之間。无不備。是以天下无廢物。懼人以終始。使人慎終如始。安不忘危。存不忘亡。其大要使人无咎而已。此所謂易之道也。曰。李恕易訓。易之興也。其當有商衰末之世。周德方盛之時。邪。其尚耐方昏亂。而文王内文明外柔順。以象大難之事。邪。是故易辭多以危懼示人。使人知所畏避。危懼者。能使安平。慢易者。能使傾覆。易道甚大。萬物之理。无所不具。皆包括其中。而不廢。墜。以危懼之意。戒其始。以危懼之意。謹其終。其要欲人歸於无咎而已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胡震衍。義文王坐於美里而演易。以其有憂患也。是故多危懼之辭。以其辭觀之。危懼者。使得平安。慢易者。使之傾覆。此。辭之所以垂功成也。其道甚大。利語大而

下莫能載焉。百物不廢。則語小而天下莫能破焉。此易辭之兼小大也。以終始之。而歸於无。夫道之筮。此則易辭之闕要也。易之為道如此。而聖人於此。多言危懼之意。非謂使人長縮警懼也。欲天下持敬。以為一心之主宰。以為萬事之本根也。中庸所謂戒謹其不覩。恐懼其不聞。與夫語獨者此也。胡一桂纂註徐氏曰。知易之道而有所恐懼。可使安平也。不用其道而有所慢易。必至傾覆也。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。然非有使之也。天之生物。必因材而為焉。故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亦自然之理也。趙璘夫子謂易之與也。當殷末世。周盛德之時。文王與紂之事。邪。其易之辭。危言危而憂懼者。則使知有平安之理。易而怠慢者。則使知有傾覆之理。其道甚廣大。百事皆不廢遺。恐懼以事之終始。其要在知來補過。期无咎。此謂易之道。不過如此也。胡炳文通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。故其辭危。危懼故安平。慢易故傾覆。易之道雖廣大。悉備。不過使人懼以終始。不已。懼以始者易。懼以終而猶始者難。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。夕惕若厲。无咎。此懼以終始。其要无咎之說也。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。夫原易之作。明指伏犧。原易之無明。指文王。曰畫卦因重。辭危。可謂萬世之日月。獨少一言。以及周公之卒。卒不免後世紛紛之疑難。惜哉。所引徐

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

三三